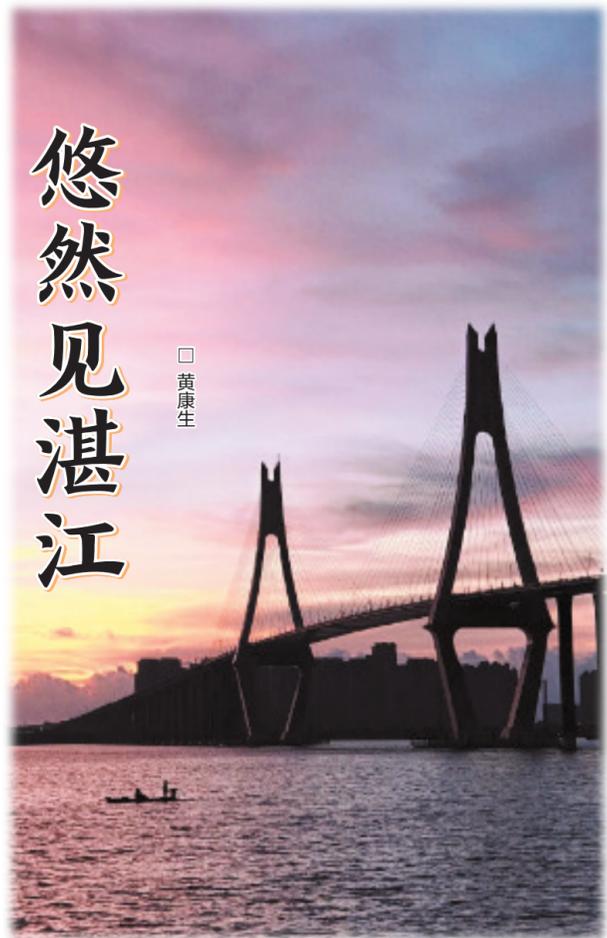




# 悠然见湛江

黄康生



天微亮的时候,闲云醒了,沉睡中的港城也醒了。太阳还没升起,城市就开始热闹起来。轮船的汽笛声、商贩的叫卖声、行人的嬉笑声、孩子们的打闹声交织在一起,编织成美妙悠扬的晨曲。

“高姨小笼包”“四爹簸箕炊”“榕树湾美食”“味正云吞店”“水井头油条”等摊档早已升起缕缕白烟,刚出笼的早点热气腾腾。云吞、油条、牛腩粉、簸箕炊、蛤蜊饭、叶塔饼、猪杂汤、薄荷鸡、海鲜捞面、沙螺泥丁粥……湛江人接地气的早餐,可摆满一大桌。

“老板,来一根油条,两碗豆浆!”

“老板,来一碗海鲜捞面,再加一条油条!”

“好嘞!”店铺老板娘取出油条生胚,捏住两头,轻轻拉扯,并沿着锅边丢入滚油中,随后用长筷子按压,翻炒,等到油条外表金黄酥脆,即用笊箕捞出沥干装盘。

街坊们拿着酥脆蓬松的油条围坐在水井旁,边吃边闲话家常。

太阳伸着懒腰,缓缓地东边探出了头。此时,城市大小小茶馆茶楼也挤满了人。晨练结束的大叔大妈们,在茶馆里慢斟浅酌,静享惬意时光。“一盅两件三杯四盏”,大叔大妈们悠悠地烫杯,悠悠地续水,悠悠地夹起花生米送入口中……

平时穿戴讲究的网红主播也戴着拖鞋来到茶馆,并点了一碗姜撞奶。她先将牛奶倒进小奶锅里,加上糖,搅匀,然后用小火慢慢炖,直至牛奶起泡。紧接着,将小奶锅举高,斜斜地斟

入姜汁杯中,形成一道美妙的弧线。

她不疾不徐地舀起姜汁奶送到嘴边,轻轻地抿了抿,然后小口小口地啜饮。她笑着说:“把仪式感和松弛感都揉进奶香里。”

茶馆外面,赶早集的人们来来往往。

随着人群走进露天早市,便可看见各式各样的瓜菜,白的、黑的、红的、蓝的,应有尽有。那些刚送完孩子,吃完早点,打完太极拳的街坊在摊位前转悠,挑剔。他们时不时蹲下身子,东挑挑,西拣拣,左摸摸,右捏捏,不慌不忙,不急不躁,散淡从容。

午后,阳光变得慵懒,旧城老街也迎来了一天中最松弛的时刻。几位长者坐在树底下剥花生,抽水烟筒。一位头发花白的张阿姨坐在长椅上,喂着飞来飞去的鸽子。

细碎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温柔地洒下,形成斑驳的光影。轻柔的光影里,许多店家都趴在收银台后小憩。一位“菠萝大叔”还光着膀子坐在小店前打盹,猫咪斜躺在椅子上舔爪子。

一些闲来无事的街坊提着鸟笼到古港码头转悠、遛弯。他们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不知不觉就溜掉了一个下午。

有人说,湛江人独有的松弛感,就藏在街头巷尾、渡口码头里。

日落时分,夕阳逐渐变得温柔,渔舟、飞鸟、海豚、军舰、红树林全都浸润在温暖的柔光中。

一位穿着“人字拖”的水产老板带着一只狗,伫立在硇洲东南码头上,翘首等待一轮橘子的日落。

渔船上,一位老渔民对着落日鞠躬,然后用竹竿把渔网收拢。

乡土诗人“木子草明”乘坐快艇出海追日落,逐光影。她说:“人生海海,别错过海上落日!”

夕阳一点一点地往下沉,从圆盘变成半圆盘,又从半圆盘变成月牙船。天空的色彩也从金色逐渐变成橙色,又从橙色变成紫色,最后从紫色变成蔚蓝色。

“东风吹暖刚新雾,已有人家放纸鸢。”没等夕阳完全落下,一只只形态各异的风筝便飞上了天空。

孩子们乘着风,肆意奔跑,放线、拽线、松线、收线……

一时间,天空中飘满了五颜六色的风筝。有白色的“水母”、黑色的“乌贼”、红色的“鲑鱼”、黄色的“锦鲤”、粉色的“章鱼”、蓝色的“鲸鱼”、金色的“金鱼”。

“金鱼”风筝的眼睛大如铜铃,外形修长而纤细。和风吹来,金鱼风筝的眼珠“滴溜溜”地乱转,紧接着,摇动尾巴在空中盘旋,翻飞,跳跃,宛如一条“活鱼”在空中转圈晃悠。

“水母”“乌贼”“章鱼”“鲸鱼”也以蓝天为“海”,尽情“遨游”。这时,“天已幻化成海,风筝也幻成了会飞的‘鱼’”。

水泥渔船,船体船形与犁头船相仿,用水泥和钢丝制造。吃水较深,最怕搁浅触礁。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,主要依靠机械动力。

白条仔,船体很小,形似帆板,船面两侧铺着两块涂有白漆的板,夜间靠水面反光,将趋光的鱼儿诱跳到船上。这种小船最经不起风浪,只选择月朗星稀风平浪静出现在浅滩海角。

长驳,长形船体有点像龙舟。出不得深海,只出没于江河中,在岸与船或船与船之间搞接驳。常常使用竹竿撑船,脚踏船舵,一竿可撑得老远。

竹排船,又称百袋仔,用大通竹组扎成筏,筏面垫高设篷而居。作业时水湿脚,常在江口河滩拉百袋围网。

铁船,多是购置原来一些大公司的二手船,由于价钱不菲,一般是几个人合股。大者好几百吨,出远海捕捞优质鱼。

泡沫船,用泡沫和夹板合成。船体不上油灰,靠泡沫的浮力。造价低廉,一般在浅海滩涂捕捉小鱼小虾。有个时期,家乡泡沫船曾一度发展到近50艘,列泊江岸,颇为壮观,被人戏称为“久泡泡沫舰队”。

忆当年,曾经的黄金水道上,船舶穿梭。江口古镇安铺颇有商埠气势,停泊的船只除了渔船,更多的是商船货船。那时候,潮起潮落,古镇月牙形码头,常常帆樯如林。搬运工人的号子,美食档的叫卖,充斥沿岸,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。

如今的江口,由于水利建设和自然的变迁,河道逐年淤塞,更因陆上交通日益发达,江口水上运输也随之萎缩,黄金水道不免变得冷清起来。

追忆黄金水道和船舶的变迁,我曾作过有趣的推论:如果没有百舸争流,江口就成不了黄金水道;如果没有黄金水道,安铺就成不了港口商埠,就难有“小广州湾”“小香港”“广东四大

风筝越飞越高,海边放风筝追风落日的人也越来越多。

夕阳下,有人在遛狗,有人在遛娃;有人在撒网,有人在起网;有人在捉螃蟹,有人在挖沙虫;还有人躺在吊床上聆听千年古港的心事。

华灯初上,城市的喧嚣渐渐褪去,一盏又一盏霓虹点亮城市的烟火。

披着夜色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或夜唱,或夜饮,或夜营,慢享闲暇时光。

江心岛、滨湖湿地公园、三岭山牛姆岭、塘山岭欢乐谷等早已挤满了夜跑的人群。

跑友们头戴荧光卡,手持荧光棒,一边慢跑一边优哉游哉地欣赏路边的湖光山色。

喜欢夜舞的大妈大婶们也肆意迎风起舞。踏着音乐的节奏,她们不停地甩手、踢腿、扭腰、转身,一招一式,尽显从容与淡定。

湛江的风,带着一丝丝松弛的惬意,街头巷尾、路口桥边、湖滨河畔,人们步履悠闲,仿佛每一步都在与大海,与灯火亲密对话。

一些街坊早就来到海边,摆上桌椅,一边品人间烟火味,一边感受时光的缓慢流淌和大海的瞬息万变。

夜渐渐深了,湛江一湾两岸的灯火也渐渐亮起。各种特色美食、清凉饮品、趣味游戏等摊点正沿着广州湾大道延伸。除了传统摊位,还有一溜新潮的汽车后备箱。后备箱贩卖的物品更是琳琅满目,布艺、花艺、挂件、玩具、饰品、字画等让人眼花缭乱。不少街坊在各摊位前走走停停,停停走走,每一步都透着一股悠闲劲儿。

月亮升起来了,发出银色的光芒,照在海面上,顿时,整个海面仿佛披上一层银纱。

月色下,海边露天KTV也开始唱起来。这些露天KTV大多自带音箱、话筒、提词器,点歌屏幕。屏幕右上角印有二维码,街坊可扫码点歌。

本土歌者大多点一些或怀旧、或时尚、或经典、或潮流的歌曲,惹得路人跃跃欲试。

“军港的夜啊静悄悄,海浪把战舰轻轻地摇……”刚捕鱼归来的金伯对着投影放映屏深情演绎《军港之夜》。他的歌声粗犷、沙哑、厚重,既带沧桑,又有质感。席地而坐的乡亲也跟着音乐节奏轻轻唱,有的还掏出手机不停地拍照。一曲唱罢,另一位童心未泯的孙大叔接过话筒边唱边跳,满满松弛感,唱到动情处,便朝大海呐喊。

月亮越升越高了,像一个银色的玉盘,镶嵌在湛江湾的上空,皎洁又唯美!皓月千里,星辰入海。此时,风也温柔,夜也温柔,湛江湾里的水也温柔。不知不觉,这座自带松弛感的城市就枕着歌声,枕着海风,枕着星月安然睡去……

古镇的美称。船舶成就了商埠。安铺成为通商口岸,成为粤西一个商品集散地,成为享誉一方的岭南名镇,首先得益于早年的江口黄金水道,得益于各条水路的船舶云集。

安铺古港的船舶文化是值得探讨考究的。想当年,靠泊在这里的船舶可谓五花八门:就材质而言,有木船、铁船、水泥船、竹排船、泡沫船;论动力有帆船、机船和机帆船;论功能有渔船、商船、货船和渡船。还有是按地域或渔港来称谓的,如广州船、海口船、越南船、临高船、乌石船、北海船、江洪船等等。无论哪类船,都是船家赖以生存的船,都承载着水上居民的闯海生涯,都在谱写北部湾的“海上牧歌”。

船舶的今昔反映着历史的变迁。江口船舶文化,是一种资源,也是一种财富。因此有人建议,如果江口黄金水道文旅项目搞起来,别忘了在某家民宿设一个“江口船舶博览”的小型船模展览,以引起人们对黄金水道的浮想,追忆古商埠往日曾经的繁荣,以史为引,提升游兴。

我是渔家子弟,自然怀念江口的船。总忘不了涨潮时刻与小伙伴到栈桥码头眺望江口归帆,跃上船与父辈分享耕海丰收的喜悦。是哦,渔家人习惯颠簸的风光,喜爱咸腥的日子。我为自己是北部湾之子而自豪。以至后来每每回乡漫步海岸江堤,对着废弃在九洲江沿岸躺卧于红树林边的烂船旧船,我都驻足注目。因为我知道,它们都即将接受拆船公司的拆卸解体,从而进入家具公司华丽转身,彻底告别与风浪为伍的日子。此刻,在我的心目中,它们的形象是高大伟岸的。它们像是一尊尊从火线撤退下来的老英雄,像是一尊尊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,像是一尊尊威武的北部湾船夫的浮雕……

啊,故乡江口的船!

## 苦楝树

(组诗)

李明刚

1

冬天,万物萧条  
苦楝树光秃秃的树枝直指蓝天  
它的树干龟裂成一小块一小块  
只要稍为用力,树皮就会脱落  
寒风是一把利刃  
剥光了苦楝树所有的外衣  
朔风和冷雨在它的躯干掀起一场又一场风暴  
候鸟一路往南打探消息  
春天的潮声却迟迟不来  
寒风仍在呼啸  
苍茫大地上  
苦楝树挺起一身傲骨

2

苦楝树用怯生生的嫩芽探访春天  
阳光拂去芽尖上的风霜  
春的话语权被激活  
燕子与蝴蝶在细雨中的舞姿  
与春的旋律是那么合拍  
被春天宠成王的苦楝树  
白里透紫的花朵,避开枝头  
像天空飘来的云朵,停留其间  
倒春寒来得猝不及防  
树枝晃动,苦楝花像雪花般坠落  
那情景,容易让人想起长眠的亲人  
母亲的音容笑貌,在花丛中闪现  
萦绕其间的忧伤,随落英飘散  
这个湿润的季节  
大地万物,姿态万千

3

梅雨扎堆飘落  
蛙鸣催长植物  
不敢辜负盛夏,苦楝树活出蓬勃  
风摇动叶子,从疏到密堆起绿云  
遵循生存法则,花朵让位给青果  
黄鹂鸟适时锦上添花,放开歌喉  
歌唱阳光雨露,赞美劳作芬芳和茂盛  
万物都在扩张的季节  
枝条举高的天空  
一群白鹭在滑行,仿佛众仙女下凡  
她们降临人间烟火正旺

4

稻香弥漫秋天  
苦楝树一身染黄  
满树叶子连同果实换成一袭黄衣  
沉甸甸的稻穗叩谢土地的时候  
苦楝树熟透的果实和干枯的叶子  
回归大地  
一切归零,了无牵挂  
一个行者  
从苦楝树下走过  
踏上秋天的旅程  
脚步运动的瞬间,他头顶的天空  
高远,辽阔

## 硇洲鲍鱼

梁云山

曾有几队鲍鱼,游向大清真殿  
游进历史  
后来又循着月光,游进梦乡  
潜回硇洲  
去时叫鲍鱼,回时叫螺鱼  
现在叫——硇洲鲍鱼

# 海风江韵——海口湛江两地文学联展(十一)

### 菠萝的海

(外一首)

李本明

这里除了海之外,还是海  
陆地也能汪洋成海  
偌大腹地,泛起绿色浪花

此刻,一把伞的阳光让影子打折回栈道  
天空布蓝,白云碎花  
风车雪白,随处可见  
把风逮托得很高  
一望无际的形容词  
赤红土壤,埋着浪花的根

风儿的手帕,全给了剑叶  
丘陵山坡,让浪花此起彼伏  
倾尽所有,迎娶了菠萝  
而一片海,就是菠萝的嫁妆

### 渔人码头

一座古老的港埠  
让浪花上岸  
让渔船上岸  
让鱼儿上岸  
让鱼儿在筐里跳跃  
让心情在筐里跳跃

让每一缕白云  
让浪花朵朵  
让帆船点点  
让这一片海湾  
让古老的风情街  
与海鲜一起  
加以红红的火候  
把日子熬成鲜活的汤

喝下一碗湛江蓝

## 故乡江口的船

何银华

那时候,潮起潮落,古镇月牙形码头,常常帆樯如林。搬运工人的号子,美食档的叫卖,充斥沿岸,令古镇弥漫着十足的埠味。

九洲江口的风物,我写过江口渔村,写过江口红树林,现在我想写写江口的船了。

我很熟悉江口的船,因为我家就在九洲江口,就在北部湾畔安铺古港黄金水道岸边。这里不仅有晨曦江花晚赏落霞的诗情,更伴有云水间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画意。尤其家乡地处江口前沿,是安铺港的咽喉,村头鲤鱼潭河段水深浪静,是来往船舶喜欢停泊和避风的好地方,因此从小我就有机会见到各种各样的船只。

先说说我们渔家的渔舟吧。故乡的船常常浮现在脑际,闭着眼睛我也能把它勾勒出来:

抛网头船,平头,似古代的战船。浪拍打船头嘭嘭响,一桅一帆,多在浅海作业,以捕捞藻类、贝类和海星为主。这种船已于20世纪60年代被淘汰。

犁头船,头尖,大帆外加一叶三角小帆,靠自然风,速度比平头船快,可出深海作业。合作化时期,这种船比较普遍,成群出没,在海上成了一道风景。